

李泽厚著 历史本体论

A Theory of Historical Ontology

2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李泽厚著 历史本体论
A Theory of Historical Ontology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本体论/李泽厚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2. 2

ISBN 7 - 108 - 01631 - 1

I . 人… II . 李… III . 哲学人类学 IV . B08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7368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 数 83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9.60 元

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个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Albert Einstein

本书原来的标题是《己卯五说补》。因为《己卯五说》一书原拟作为自己封笔之作，即最后一本书，不料写完之后，觉得还有好些话没说或没说完，又随手写了些札记、提纲，整理了一下，便成了这个小册子，以作为《己卯五说》的补充。

之所以改题为“历史本体论”（原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人类学本体论”），则是因为这个词汇（指原称）在我多年论著中虽不断提及，却从未专门说明过。特别是作为这个“论”的要点那三句话——“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既然被人嘲笑，就似乎更有必要向读者交待一下，因之便改成了现在的书名和各章节；又因“人类学”三字易生误解，且为通俗起见，就由原称改为现在的简称，但意义未变。当然，这本书并非我这个“论”的全部或整体，相反，它实际上只是画个非常简略和相当片断的大体轮廓，还有好些话没说和没有说完。写得也粗糙之至，我以为重要的地方，如全书首尾两节，偏偏着墨太少，而好些部分又过份累赘，但都没有写好、写清楚。真个是仓促成书，因陋就简。

这也许会涉及所谓学术规范问题。如上所说,我这书只是随手札记,没有多少论证,也没多少引证,甚至有时是跳跃性的表达和书写。就性质说,它属于 Kant 所谓主观“意见”,而并非客观的“认识”,即不是追求被人普遍承认的科学真理,而只是陈述某种个人的看法。如果这些看法能对人有所启发,也就“是这种话语的理想效果”了(《己卯五说·说巫史传统》)。哲学本就属于这个范围。所以,如果本书被人认为根本没有“学术”水平,不符学术规范,应该批判或铲除,那我也心甘情愿,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十多年前我说过,中国将进入一个专家的时代,我们会有许多符合标准学术规范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专家们的专门著作。现在已开始如此,这是大好事。但 Heidegger 却很不满意这种专门化(professional)的哲学,而自称思想者(thinker)。吊诡的是,他的所有著作恰恰又只是少数专业的哲学家才能看懂和讨论的对象。他仍然是非常标准的专业化的哲学家。

我不想如此。在叙述上,这本书也采取了与当今哲学晦涩艰深大相径庭的“大众哲学”的通俗路途。我以为,“历史本体论”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来,而不必说得那么弯弯曲曲,玄奥难懂。这可能又会被人嘲讽为“落伍”“过时”。可惜我素来不大理会这些,而且正准备请朋友刻一“上世纪中国人”的闲章,如可能,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跨世纪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此外,本书还搞了个小改革。即外国人名一律原文(多是

英文),不作中译。原因是我觉得愿读、愿购这类书的人,大都英文已识之无,著名人物如 Marx、Kant、Hegel 等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而那些不著名不熟悉的,译成中文,因并无统一译法,反而不知是谁,甚至有时猜也猜不出,我自己便有过这种经验,不如保留英文,更为方便。十五年前我在《美学四讲》一书中,已部份作过这种尝试,即一些人名故意不作中译,没听到什么反对。这次干脆正式提出,是否妥当,静候公论。

最后,抄当年《美学四讲》序文结语如下:

“岁月已逝,新见不多;敝帚自珍,读者明鉴。呜呼。”

2001 年 7 月,时在香港

目次

1

目次

序	1
第一章 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	1
第一节 “度”的本体性	1
I “度”来自生产技术	1
II 结构、形式与超越	4
第二节 回到根本	9
I 语言为本或生活为本	9
II 所谓“经济决定论”	13
第三节 历史建理性	30
I “客观社会性”	30
II “以美启真”	40

第二章 巫史传统与两种道德 44

第一节 经验变先验 44

I 宗教性道德 44

II “礼”源于“俗” 49

第二节 社会性道德 56

I 形式正义和普遍性 56

II 自由主义的问题 62

第三节 西体中用 67

I 善恶与对错分家 67

II “天地国亲师” 73

第三章 心理本体与乐感文化 84

第一节 心理成本体 84

I “便无风雪也摧残” 84

II “以美储善” 101

第二节 “道由情生” 108

I “七情正、天人乐” 108

II 兽性与圣爱 122

第三节 文化心理结构 124

I 人类的、文化的、个体的 124

II 自由享受 131

第一章 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
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

第一节 “度”的本体性

I “度”来自生产技术

§1 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及个人）为目的。为达到生存目的，做事做人就必须掌握分寸，恰到好处。

人（人类及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肉体生存，即食、衣、住、行。要食衣住行，就要进行“生产”，所以，这个“恰到好处”的“度”首先便产生和出现在生产技艺中。动物也生

存,也掌握“恰到好处”,那是出生后生物族类本能不断训练的结果。你不看见过小动物的各种“游戏”活动吗?那就是为了训练、培育这种“恰到好处”的肢体及神经技能。由于人类是以使用一制造工具来猎取、采集、栽种、创造食物的生物族类(见拙著《批判哲学的批判》,下简称《批判》),其世代相传、相互模仿(mimes)而不断扩大的生产技能中所掌握的“度”,比之任何其他生物族类,便无比广阔。

我曾以“人类如何可能”从根本上回答“认识如何可能”。(见《批判》)“人类如何可能?”来自使用一制造工具。其关键正在于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度”。“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可见,“度”之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没有这个技艺的“度”,人类就不能维持生存,族类(以及个体)就不存在。《周官·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弓人为弓,……巧者和之”。^①郑注:“和,犹调也”。所谓“和”、“巧”、“调”,都是描述生产技艺中这个无过无不及的“度”,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差之毫厘,失以千里”。

可见,“度”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object)中,也不存在于意识(consciousness)中,而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creation),一种制作。从而,不是“质”或“量”或“存在”(有)或“无”,而是

^① 刘师培:“巧字从工,亦训为技”。见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第6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度”，才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从上古以来，中国思想一直强调“中”、“和”。“中”、“和”就是“度”的实现和对象化(客观化)，它们遍及从音乐到兵书到政治等各个领域^①，其根源则仍然来自上述《周官》所说的“工有巧”，即生产技艺中的“和”、“中”、“巧”、“调”。“度”是“中”、“和”的本义，是“中”、“和”的实现行动。techné的希腊文本义也是让事物从隐蔽中涌出，倒正好点明人通过制造—使用工具的“度”的把握而实现出的创造力量。用我以前的话说，这也就是在成功的实践活动中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的一致融合^②。人的本源存在来自此处。

§2 人类既依靠生产技艺中“度”的掌握而生存、延续，而维系族类的存在。“度”便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它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也只有从这里去解释“生生”(《易传》)，才是历史本体论的本义。从Kant、Hegel、Marx将哲学问题归结为主体性问题，而现象学的“一切原则的原则”也是通过主体性来论证其有效结构和组成中(也即在其构造中)的一切客体的客观性，所有这些，似

① 《孙膑兵法》：“弩不正，偏强偏弱而不和”。《左传·昭公20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以及“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大戴礼·曾子立事》)， “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弁而不辞”，“宽而不侵，廉而不刳，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荀子·不苟》)等等的等等，都是讲的这个“度”。

② 参见《批判》、《美学四讲》。

都应从此生产技艺中的“度”来解说,才能得到真正的本源。

“度”——“和”、“中”、“巧”,都是由人类依据“天时、地气、材美”所主动创造,这就是我曾讲过的“立美”。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出现了“度”,即是“立美”。美立在人的行动中,物质活动、生活行为中,所以这主体性不是主观性。用古典的说法,这种“立美”便是“规律性与目的性在行动中的同一”,产生无往而不适的心理自由感。此自由感即美感的本源。这自由感—美感又不断在创造中建立新的度、新的美^①。

主观性—意识性恰恰可以缺乏“度”。这是由于没有客观物质生存的直接制约,主观性—意识性常常可以泛滥成灾。这从历史说,有时无可避免,有时甚至有益。但也有其有害的方面。有益在于能够明确和帮助“度”在人的意识中的建立,有害则因其随意性而阻碍、损伤实践中“度”的生存和发展。

II 结构、形式与超越

§3 “度”作为物质实践(操作活动及其他)的具体呈现,表征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这种“恰到好处”的结构和形式,从人类的知觉完形到思维规则,都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也不是主观欲望、意志的表达,而是在实践—实用中的秩序构成。人类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中,发现了自身活动、工具和对象三者之间的几何的、物理的性能的适应、对抗和同构,发现不同质料的同一性的感性抽象(如尖角、钝器、

^① 参见拙作《美学三题议》(1962)、《批判》(1979)。

三角形等等),^① 由于使用工具的活动使目的达到(食物以至猎物的获得),使因果范畴被强烈地感受到,原始人群开始了人的意识。以“度”作为本体的人类主体性对主观性的要求,展现为由后世形式逻辑及各类认识范畴所表达的认识功能。这个认识论的方面,拙作《批判》一书已加以检讨,即从实践(亦即“度”的本体性)来谈人类认识形式的建立。

这里要强调的只是,这种种人类意识的萌芽,都是在亿万次大量经验尝试错误中经由个体突发涌现出来的“完形”。出来之后,被原始人群不断模拟(mimes)而得到巩固和传授。它实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也就是真正的创造性。这种创造和模拟带来了心理上的情感愉快,这就是“领悟”。这“领悟”的中心是想象——即对客观并不存在的事物的情感性的理解和知觉,这也正是上述美感即自由感的起源。

第二,“度”不仅使主体认识形式得以建立,而且主客体之分也是在“度”的本体性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的。主客体在“度”的本体中本来混而不分,但在主观性的意识中,却逐渐需要区别。因为,“度”本是依据各种具体的天时、地利、人和(群体协作)而产生,从而,对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事物的性能、情境、状态的把握,便成为“度”和掌握、了解、认识“度”的具体内容。如《考工记》所云:“烁金以为及,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兵刃、陶器、轮车、树舟……,各各以其不同的物质材料、以其不全的性能、状态如坚柔、曲直、长短、厚薄、

^① 参见拙著《美学四讲》。

大小、锐钝、深浅……等等,使天时(如春夏秋冬),地利(如山、地、河浜),人(如群体关系),物材(如上述各种材料及性能)进入人的生存情境中,构成了“度”的本体性的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结构,并具有随时、空、条件不同的历史变异性。从而,“度”的本体性,作为本源,不仅是人为(主体的)发明(invention),而且又是对自然(客体的)的发现(discovery),所以,它的结构和形式能被普遍地应用于客观对象,不仅形式逻辑、认识范畴,而且像中国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声、色、味等等的杂多统一)也都是对“度”、“和”、“中”的主观解析。如前所述,在“度”的本体中,主客本是完全融为一体的,离开这个“一体”,主、客本无意义。也有如《考工记》所云:“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作弓以及弓,其价值和意义均不在其本身(即不在制造工具和工具本身),而在不同的人(如人的身材、气力以至性格)的使用(“君之”)中。“度”的建立是为了“用”,也只有在“用”中才能有“度”的建立。中国人说的“中庸”,即此意^①。可见,主客体的二分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它来源于人在实践活动中恰到好处的“度”的建立。后世一切理性的形式、结构和成果(知识和科学),也都不过是人类主观性对“度”的本体的测量、规约、巩固和宣说。可见,理性本来只是合理性,它并无先验的普遍必然性质;它首先是从人的感性实践(技艺)的合度运动的长期经验(即历史)中所积累沉淀的产物。它是被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完全离开这一根

^① 参阅拙著《论语今读 6.29》等。

本基地的理性翱翔,可以(虽不一定)发生危险。这正是实用理性论所不同与一切先验理性论的地方。这一点本书后面还要讲到。总之,不是人与神的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包括内、外自然)通过“度”的历史构建所形成的关系及其前景,才是“历史本体论”所要探讨的课题,譬如过去拙著中再三提及的“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①等等。也正是它们规定了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

§4 “度”的本体(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之所以大于理性,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因为什么是“恰到好处”,不仅在不同时、空、条件、环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文明进展、人类活动领域的无比扩大,这个“度”更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度”的建立是各种创造发明和科学发现,也更是艺术的创造力量。这种似乎是神秘的动力即是我以前强调的“以美启真”。它“自然”地显现出某种新东西。我曾引述爱因斯坦,它不是经验的综合,不是逻辑的推演,即既不来自经验,也不出自推理,而是“自由的创造(想象)”。^②也有如他说,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最美的事物就是神秘,它是所有真实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历史本体便建立在这个动态的永不停顿地前往着的“度”的实现中。它是“以美启真”的“神秘”的人类学的生命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新解释的奥秘所在。“度”的本体日日新,又

① 参阅《己卯五说·说自然人化》等。

② 参阅《批判》。

日新,推动着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这“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突破旧的框架和积淀,突破旧的形式和结构,这就是“超越”。人只有在不断创造和超越中才能前行不辍,停顿就是静寂和死亡。科技将日日新又日新,人类的生活也将如此。

历史本体论之所以不苟同各种反科技的潮流和思想,也在于它确认人类的生存、延续亦即人类的存在,就是通过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掌握“恰到好处”的“度”(即使最初是原始形态的创造石器)而实现的。其后,尽管形态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及其思想意识、精神世界日益取得独立性质,这个本源性的人类存在(Marx称之为社会存在)仍然是其本根、基础。即使全世界的衣食问题解决,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已难区分(例如信息化占据统领地位和在生活中全面实现),也即是所谓人类史前期的结束,科技对人类生存的本根性也将持续不变。

概而言之,“实践”作为人类生存一存在的本体,就落实在“度”上。“度”隐藏在技艺中、生活中。它不是理性的逻辑(归纳、演绎)所能推出,因为它首先不是思维而首先是行动。它是本体的非确定性、非决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 indetermination),它与美、审美相连,所以也才充分地表现在艺术一诗中:准确又模糊,主客体相同一的感受……,如此等等。

§5 你看见那《周易》阴阳图的中线吗?那是曲线而非直线,这即是“度”的图像化。它不仅表明阴阳未可截然二分,不仅表明二者不仅相互依靠相互补足,而且也表明这二者总是在变动不居的行程中。这正好是对“度”的本体性所作的并